

当代西方独立左翼的社会主义观述评*

孟宪平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西方独立左翼及其社会主义观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变化和斗争中兴起和发展的,也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回应与反思的结果。西方独立左翼的社会主义观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观的分析、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重新认识、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想、对未来社会主义主体的界定以及对未来社会特征的预见。尽管见解不一,却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和借鉴。

[关键词] 当代;西方;独立左翼;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4-0005-05

西方独立左翼及其社会主义观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反差及实践偏差有关,也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现实相关联。就组织形式而言,西方独立左翼往往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政党,而只是一些独立社会主义者的总和。德里达认为,由于以往国际工人运动组织都已相继破产,未来左翼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将会采取的是一种“新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重新组合的联盟,它无组织,无政党,无民族,无国家,无所有权。”^[1]一般说来,他们主要不是以实际活动融入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通过观察和思索来阐发和解释社会主义,他们更多的是学者而不是政治家。由于不受政治利益的狭隘限制,游离于实践之外,往往使他们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现实,思考和论述的问题直接地或曲折地反映着社会主义运动的矛盾和需要。

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目标的认识

1.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一些西方独立左翼人士认为,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本身存在着无法挽回的致命错误。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宗旨和解放人类的诉求,仍然是最终的价值目标。不应从现实的失望来拒斥社会主义,而要探寻“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及其目标的真正意义”,

以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挽救社会主义的“真精神”。西方独立左翼人士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见解颇多,俞可平教授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列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2]

(1)“社会主义一词是多义的,其内涵缺乏明晰性”。(亚当·沙夫)(2)“广义地说,社会主义代表着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相互依附、社会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剥削。”(德里克·巴纳德)(3)“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和开放性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人类进步和社会的动态发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致力于推进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和方法,在这样的组织中能够真正发展以充分发展人类的实现自由、首创精神、革新、博爱、合作的潜力,也即实现人类进步的潜力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可能性”。(霍赛·费利克斯·特扎诺什)(4)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作出4种不同的界定,它们分别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勒茨克·巴塞罗维茨)(5)“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保护:彻底的保障体系。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享受免费

* [收稿日期] 2008-06-21

[作者简介] 孟宪平(1968-),男,河南沈丘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教育、免费医疗保健和退休补助的权利;自由结社、享受最彻底的基层民主的权利;享受工作的权利;享受非殖民化的文化和休闲的权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6)“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里大多数公民对其生活和工作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富有者不能享有过分的权力”。(阿历克·诺夫)

(7)“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指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而防止作为其基本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奥塔·锡克)(8)“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公有制体系,而应当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保证积累起来的利润能按比例平等地分配。”

(约翰·罗默)(9)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实现历史设定的目标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向往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而产生的思想政治潮流,是人类探索和谐关系的永恒主题。(尤·克拉辛)

2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

在西方左翼学者看来,平等和效率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目标。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把效率置于平等之上,造成两极分化,对此一些西方独立左翼学者颇有微词。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3]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的和最主要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始终与平等相联系。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认为:社会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延伸,又是对它的超越。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由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一系列政策组成。其一是生活的民主化;其二是实现生活条件的平等化;其三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所有制。^[4]“社会主义者寻求报酬、地位、权利的平等分配,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使机会均等;他们也致力于减少现存社会的分化。对社会平等的信仰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5]

西方独立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平等观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第一,平等是人类追求基本价值目标和政治权利。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是经济不平等的重要表现,直接或间接渗透政治、文化等领域,必然形成压迫和被压迫。社会主义要消灭这种不平等,使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回归理性,实现平等与自由。第二,社会平等意味着人的个性全面展示,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平等并不是人的发展的起点和终点完全相同,平等不是绝对的,它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即通过

发展逐步趋向平等。“平等主义不是指完全的平等,那是一种误解,它指的是从根本上减少各个方面的不平等——收入、财富和生存机会,而这些方面的不平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6]第三,不能把平等和效率对立起来,二者可以得兼。西方右翼学者认为,绝对平等会窒息社会发展,一定程度的差别是能够刺激社会的发展,这是一种“必要的恶”。对此观点,西方左翼学者予以驳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悖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其经济分配形式并非是绝对必要的。

二、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计

1. 关于所有制问题

所有制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西方独立左翼学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的批判,对公有制的设想,不是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简单抽象和思辨活动,而是把公有私有问题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与特定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探讨和研究的。经济基础转变的关键因素,是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变为社会所有。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西方独立左翼人士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是一种混合经济,即除了公有制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主要是私有经济成分。第二,社会主义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更重要的是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化和公有化。第三,社会主义所有制还包括非物质形态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社会化,即:信息资源的公有化。现代科学知识是社会化的主要对象,社会所有制是整个文化、社会精神财富的所有制。

2 关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西方独立左翼人士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是在分析计划体制的弊端后得出的。他们认为,计划体制排斥经济生活的民主化,滋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现象,是专制独裁的经济基础。“计划经济的非理性的和毁灭自由的性质朗如白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如果我们想认真地谈论社会主义民主,就应当运用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所确定的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来思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应当设想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集体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既保留市场和保留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治,同时又能保障公民有比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更高水平的决策参与。只要我们达不

到这一点,谈论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7]因此,“社会主义计划不再重要,这不仅仅代表了社会主义目标的重新界定(这一目标不再能与阶级消亡的目标相一致),而且是拒绝了对关于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分析”。^[8]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西方独立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最强呼声,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论断在世界历史的考试中“不及格”,因此真正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使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9]一些左翼独立人士试图调和两种体制,认为,尽管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应在配置资源方面起主导作用,但是,计划和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同等重要。因此,社会主义不应放弃计划,而是使计划更为民主合理。还有一些独立左翼学者认为,在大生产和大工业的领域中赞美市场经济是犯了时代性错误。因为,所有资本主义大公司都预先对自己的生产作出计划,它们全都有制订计划的部门和机构。^[10]

3. 关于经济分配问题

绝大多数独立左翼人士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悬殊的不平等现象,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保证经济平等。未来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现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完全按资分配和差别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绝对平均和不合理的形式。劳动群众应该能独立地和自由地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经济分配的合理性就没有保障,社会主义实践绝对不能容许人民生活处境的恶化,否则那将是理论和现实的脱节。

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1.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

多数西方左翼独立人士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在各方面都达到民主,包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加以扩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生冲突。因此,“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资本主义的过去完全决裂,而是‘民主革命的一个内在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意味着彻底铲除等级制度和不等现象,把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革命推广到存在的所有方面。”^[11]从社会主义的思想命题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极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告诉我们,不可能存在没有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的民主,而没有监督,没有政治多元化,就没有民主。因此,如果不想使民主变成空话,就必须使民主具有实际内容,这种内容以创造相应的经济条件为前

提。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拉莫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多元激进民主”。他的“等同链条”理论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多样异质的主体在政治实践中都处于平等地位,他们都是等同链条中的一环。他认为,民主不回避主导权,只有主导权本身是民主的,民主才真正获得它本来的意义。^[12]多数独立左翼人士并不主张与资本世界暴力决裂,也不赞成取消差异的政治同质化,而是关注民主的彻底化。此外,有些西方独立左翼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抗依然存在,思想上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依然存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社会主义都不是以消除对抗为前提,而是把对抗限制在一定程度张力范围内,不应把社会主义想象成对抗消亡的完全透明的社会。这种观点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有相近之处。

2. 关于经济生活民主化

一些西方独立左翼人士认为,对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承诺是今天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社会主义就是要把民主从政治扩大到经济,要把生产资料从为资本家的生产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但是,越来越多的左翼独立人士远离阶级政治,醉心经济民主。他们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经济生活中的民主权利,甚至把经济民主作为全部民主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制度上首先保证人民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扩展到对政治生活和机构的控制,才能推进自由、平等、正义,达到更大的平等。在生产上,社会主义企业应由工人民主管理,工人们决定企业的生产和分配等一切事宜,这些事宜的决策必须民主制定,实行“一人一票制”。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是在其他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把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从官僚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是扩大科学艺术创造的自由和整个舆论的自由。只要社会主义不能充分保证各种民主影响和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发达阶段。解决社会主义之谜的关键就在于取消国有制、国家计划和国家对剩余劳动的支配。^[13]因此,经济生活民主化是和市场经济以及公民社会相联系的,市场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公民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3. 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批判

左翼独立人士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狭隘性和虚伪性极为不满,认为这种民主是被资本的权力所篡夺和扭曲的民主,实质上是权力的异化。代议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可视为解决

问题的权宜途径,因为它的扭曲性和虚伪性是洞若观火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是分离的,即使是实行民主选举,也不会妨碍资本在经济上继续剥削工人。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里允许实行民主,而在经济领域里限制民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论。因为,它一方面赋予人民抽象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赋予资本家在经济上的剥削权利。未来社会主义的真谛,将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民主组织方式——那些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在共同拥有的企业进行物质生活的生产,并且直接实行自治。

四、对未来社会主义主体及现实途径的重新界定

1. 关于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上升为社会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中间阶级的出现明显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弱化了西方社会的阶级冲突。同时,生活方式的趋同化和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新一代工人缺乏以往工人阶级的显著的同业性和身份认同感,文化认同上升,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下降。”^[14]有鉴于此,大多数国外左翼知识分子认为,要依靠一切进步的社会力量,包括各种新社会运动力量,来完成社会革命和建设。面对工人阶级变化和分化的现实,“我们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更不必说把它追溯到资本原积累规律所描述的那种机制上去。”^[15]普兰查斯试图通过两个界定来保持工人阶级的“纯粹性”,其一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把非生产性工人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其二,通过意识形态标准把一部分地位较高的工人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在他看来,“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完整性以及工人阶级的霸权,划出一个‘新小资产阶级’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16]高兹等人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是“新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17]拉莫指出,“在后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主体越发难以整合并日益分散破碎,主体立场的复杂化及多样性使单一中心决定的先验统一性成为不可能,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不再具有任何理论和政治意义。”^[18]社会主义政治变革的承担者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组织、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团体,而是多元异质主体的联合,是一个“彩虹联盟”。

也有一些左翼人士试图在工人阶级之外寻求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认为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的主要阶级和变革力量。

2 关于社会变革的动因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把生产力、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科学技术等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西方独立左翼人士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和阐发了上述观点。一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且生产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是由多种量变构成的开放体系,不能把生产力机械地理解为一种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量化的纯客观力量。生产关系的作用也不仅仅表现为‘反作用’,而且完全成为生产力的经济构建因素。^[19]二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西方独立左翼人士基本上是怀有淡化阶级斗争倾向的,他们把视角更多地转向民主政治如选举竞争等方面。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可以归结为:(1)在引发通往社会主义的变迁方面,工人阶级是有着最为直接的客观利益的社会集团;(2)工人阶级能够在解放自己的斗争中为全人类的解放创造条件;(3)阶级斗争必然是解放性改造的根本动力;(4)工人阶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这足以允许其发展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20]三是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一些独立左翼人士认为,“人民”和“群众”已经不再意味着一个被剥削阶级——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合。^[21]四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高兹和马尔库塞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科学技术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造成了“单面人”以及工人阶级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革的动因。资本主义的异化包括“人的异化”和“政治异化”,与此相关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倾向,表现为“经济危机倾向”、“政治危机倾向”、“社会文化危机倾向”、“生态危机倾向”,这些危机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之一。^[22]

3 关于社会变革的途径、战略及策略

对于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的认识,涉及革命变革的来源与主力军问题,正是这一问题最终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策略和手段,也决定了它的目的。但由于对主体力量的认识上的差别,对社会变革的途径、战略和策略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西方独立左翼人士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是完全一样的,要列出一张一百多个国家普遍适用的准则或策略建议的清单,是不可能的。一些左翼独立人士把“新工人阶级”作为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把工厂企业等劳动场所作为变革的主要基地,着重于权力变革,

其方式是工人阶级应当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厂、一步一步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迫使资本家一步一步地作出让步,扩大工人的权力阵地,缩小资本家的权力阵地,通过这样的过程,“新工人阶级”可以夺得全部基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观点可以从葛兰西那里找到渊源,但并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认同,其乌托邦性质遭到质疑。有些左翼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结果是:“最后留给我们的,不过是比重炒‘反文化’的冷饭稍好一些而已,在资本主义荒原的一块飞地中见证了‘反体系’的事实。部分左翼独立人士走得更远,认为如果不摆脱代替论的一切残余,那将继续在危机之中并且前途渺茫。

五、对未来社会主义及其的预测

1.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

一些左翼独立人士以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之间的关系为主题,从时代变换的宏观角度探讨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迅速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已经使世界由工业社会时代向后工业社会时代过渡,工业社会时代产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已经发展到了自己的极限,必将被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新型社会制度就是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以后工业思维重新塑造的新型社会主义范式。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社会主义就不会灭亡。但是,社会主义观念将随着资本主义变化而变化,未来社会主义的形式也是不拘一格的。

2 关于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特征

多数独立左翼人士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全面异化的畸形社会,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又是新的经济异化和经济独裁的“一个新集权主义的官僚主义”社会,“新工人阶级”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应当克服上述缺点。未来社会应当形神兼备,是一个高度民主的、平等的社会,通过实行直接民主和个人自由的组织来领导。未来社会主义应当真正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它有利于逐步消灭阶级,并且“不再产生各种社会主义”。在那里,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的个性关系和两性关系都得到彻底解放。也有左翼人士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是一个道德和美学的天地。”^[24]

六、对西方独立左翼社会主义观的简评

如果严格地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西方独立左翼对社会主义观的理解是非社会主义的,甚至反社会主义的。尽管如此他们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但是他们却几乎不约而同地反对暴力革命,反对计划经济,反对国有制的主导地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一党制。他们也同样反对资本主义,追求普遍的福利、效率、自由、民主、平等,把消灭剥削,实现人类完全解放,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尽管他们对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的修正和发展,甚至“离经叛道”,但仍然对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功绩的肯定。

第一,西方独立左翼的社会主义观,内容丰富多样,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探索关系社会主义命运和未来的重大问题。尽管他们脱离革命实际,在书斋里用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时代生活,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失误。他们的学说和理论,事实上进一步丰富和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资源 and 素材。科学社会主义要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反映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就必须正确对待西方独立左翼及其观点,并且吸收其合理因素。

第二,西方独立左翼人士试图运用温和的或激进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光谱中处于“左”的一极。尽管他们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这些“社会主义”理论也只是在尝试探索超越和替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因其远离实践,充其量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盟军,不能寄寓太多的希望。但是,西方独立左翼社会主义观从回归人性和理性出发,来设想和构建未来社会,旨在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对于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第三,西方独立左翼人士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变化对于社会主义的主体的性质和成分范围,力求寻找适应新时代的新主体,这一努力颇具现实意义。他们重新评定工人阶级的性质及其政治行动能力和政治取向,力求扩大工人阶级范围,改变传统工人阶级的面貌,扩大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和运动之间的联盟,这些都值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参考借鉴。尽管他们的设想由于未能跳出理性的圈子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色彩,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启迪意义。

第四,由于西方独立左翼人员分散,组织松散,

无政府倾向浓厚,并且他们的理论一般停留在建议和探索水平上,因此难以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实际力量。“新社会主义观”揭示的社会矛盾、所贯穿的抗议主题、所倡导的斗争方式等,都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定的距离。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客观的评价和积极的回应。

第五,西方左翼人士的社会主义观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在不少方面甚至是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多数西方社会主义者主张非暴力,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最终消灭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些左翼人士认为社会主义不一定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一种逻辑发展和内在超越;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打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些左翼人士倡导的社会主义并不主张推翻现存的国家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倡导政治多元主义。

第六,西方独立左翼人士的社会主义观,和当今西方社会流行的“新社会运动”也不完全一致。在理论内容上,“新社会主义观”主要侧重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进行阐发和解释,日益学术化。他们大多不受传统政党派别纲领的拘泥和限制,关注问题视野广阔,思考主题热点前沿,构建模式新颖独特,是颇具特点的新理论流派。新社会运动包括了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少数民族争取自身生存条件的运动等。在组织形式,西方独立左翼不是一个或几个完整的组织形式,而是一些分散的学者或学术派别,以学术形式研究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 [1] [法]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43.
[2]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之一).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J]. 1998, (2). [3]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

社会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43.

- [4]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研究[J]. 1998, (2): 50.
[5]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研究[J]. 1998, (2): 49.
[6] [7]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研究[J]. 1998, (2): 50.
[8] (加拿大)艾伦·伍德著,尚庆飞译. 新社会主义[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4.
[9] 陈学明. 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 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J]. 1999, (4).
[10] 参见欧内斯特·曼德尔: 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177.
[11] 斯蒂文·贝斯特, 道格拉斯·凯尔纳著, 张志斌译. 后现代理论: 批判性的质疑[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1: (257).
[12] 周凡. 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 科学社会主义[J]. 2005, (5): 78.
[13]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研究[J]. 1998, (2): 49.
[14] 周德明. 当代新社会运动对西方政党执政方式的影响及启示, 科学社会主义[J]. 2006, (2): 119.
[15]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81.
[16] (加拿大)艾伦·伍德著,尚庆飞译. 新社会主义[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41.
[17] 萧贵毓, 张海燕主编: 社会主义思想史纲[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444.
[18] 周凡. 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 科学社会主义[J]. 2005, (5): 78.
[19] 周凡. 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 科学社会主义[J]. 2005, (5): 74.
[20] [21] (加拿大)艾伦·伍德著,尚庆飞译. 新社会主义[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15.
[22] 参见萧贵毓, 张海燕主编: 社会主义思想史纲[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1998: 442 - 443.
[23] (加拿大)艾伦·伍德著,尚庆飞译. 新社会主义[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17.
[24] 萧贵毓, 张海燕主编: 社会主义思想史纲[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448.

(责任编辑:朱德东)

Contemporary West Independent Left Wing to Socialism Understanding Commentary

MENG Xian - ping

(Henan Provincial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CPC, Henan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The western independent left wing and the socialism view is gets up and the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ism and the capitalism two system changes and the struggle resurgence, also is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ange response and the reconsidering result. The western independent left wing's socialism view will be containing to the socialism essence and the values analysis, to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again understanding, to the future socialist economy system tentative plan, to the future socialism main body limits as well as to the future society characteristic foresight. Among them, although the opinion not one, actually has provided the valuable exploration and the model for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Keywords: present age; western; independent left wing; socialism